

《敕勒歌》大约诞生于公元5世纪中期,最早将《敕勒歌》记录下来的是北宋时期郭茂倩收集、整理的《乐府诗集》。历代诗人都把《敕勒歌》奉于极高的地位,许多诗人有过吟咏敕勒川的诗作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拓跋鲜卑后裔元好问的《论诗三十首·其七》对《敕勒歌》的评价最高、最为传神:

慷慨歌谣绝不传,穹庐一曲本天然。

中州万古英雄气,也到阴山敕勒川。

这首诗前两句肯定了这首民歌慷慨壮阔深厚的气势,推崇它不假雕饰而浑然天成,后两句点出了中原文化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。

与《敕勒歌》相联系的,还有一段悲壮的历史故事,涉及高欢、斛律金等北朝时期的风云人物。

公元546年,东魏权臣高欢率军攻打西魏玉璧时久攻不下,惨遭大败,军中士气低落,还有人谣传高欢中箭奄奄一息。为了鼓舞人心,振奋士气,高欢就邀请将士们来宴饮,并且命令敕勒名将斛律金唱《敕勒歌》,歌声响起,引发共鸣,包括高欢在内的全体将士群情激奋,泪如雨下。之后,《敕勒歌》开始传唱。据专家考证,《敕勒歌》最早是用敕勒语演唱的,而斛律金在宴饮上演唱时用了鲜卑语。按理说,斛律金作为敕勒人,本该用敕勒语唱,为什么却用了鲜卑语?

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东魏多用鲜卑语,这已成为整个社会之风气,以致“高祖(高欢)每申令三军,常鲜卑语”。另一方面,是因为当时参加玉璧之战的东魏将士除了敕勒人外,还有鲜卑人、汉人等。《敕勒歌》从用敕勒语演唱,到形成《敕勒歌》的“鲜卑语版”,这本身就经过了一个由敕勒语转译为鲜卑语的过程。之后,《敕勒歌》又被从鲜卑语译为汉语并进行了艺术再加工流入南朝。也就是说,《敕勒歌》是经过了两重翻译流传下来,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“汉语版”。

可见,《敕勒歌》不仅是民族融合之作,也是胡汉各族人民共同演绎的团结、统一、和谐、相融之歌,更是民族文化智慧交流的结晶。一首敕勒歌,敕勒人在唱,鲜卑人在唱,中原人在唱,最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久久传唱的“同一首歌”。

上下同欲者胜,同舟共济者兴。新时代新征程,敕勒川博物馆将充分发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载体作用,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,牢固树立“三个离不开”思想,不断增强“五个认同”,演好一台戏,筑牢一座城,唱响一首歌,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!

(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馆长、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理事)